

世界名著百部



唐吉诃德

塞万提斯

A Collection of 100 World-famous Works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百部

第三十卷

唐吉珂德

(下)

〔西班牙〕塞万提斯
彭新武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二十六章

续述木偶艺人以及其他 着实有趣的事

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上，认真的听讲解员讲解。只听一阵铜鼓和喇叭响，接着是一阵炮声。然后，讲解的小伙子提高了嗓门：

“现在，在你们面前表演的是根据法国编年史和西班牙街头流传的民谣编写的一个真实故事，内容是唐盖费罗斯大人解救他的夫人梅丽森德拉的故事。梅丽森德拉被摩尔人关在西班牙当时称为桑苏埃尼亚的城里，也正是现在的萨拉戈萨。你们看，唐盖费罗斯正在玩十五子棋，就像歌词唱的：

唐盖费罗斯正在玩十五子棋，
救梅丽森德拉的事已被忘记。

“那个头戴皇冠、手拿权杖的人就是梅丽森德拉的继父卡洛马尼奥皇帝。他见女婿如此游手好闲非常恼火，过来责备女婿。他责备得很严厉，好象恨不得用权杖打女婿十几下，甚至有人说他真的动手打了，而且打得非常重。他还说唐盖费

罗斯如果不设法救出自己的妻子，就会名誉扫地等等这样的话。他说：

我已经说够了，你看着办吧！

你们看，皇帝转过身去，只留下唐盖费罗斯还在那里生气。他离开了棋盘和棋子，让人给他马上拿盔甲来，又向他的兄弟罗尔丹借杜林达纳宝剑。罗尔丹不愿意借剑给他，却愿意陪同他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可是这位怒气冲天的英雄不同意，说单枪匹马就足以救出自己的妻子，哪怕妻子被藏在地下最深处。就这样，他全身披挂上路了。现在，请诸位掉过头来看那座塔楼。假设那是萨拉戈萨王宫，即现在叫阿尔哈费里亚王宫的一座了望塔。了望塔上那位穿着摩尔人服装的夫人就是举世无双的梅丽森德拉。她无数次从这里遥望通向法国的道路，思念着巴黎和她的丈夫，聊以自慰。你们看，现在出现了一个你们或许以后再也见不到的场面。你们看见了吗？那个摩尔人把手指放在嘴边，轻手轻脚地走到了梅丽森德拉背后。你们看，他在梅丽森德拉的嘴唇上吻了一下，而梅丽森德拉迅速地用自己的白衣袖擦嘴，伤心不已得直揪自己秀丽的头发，仿佛是她头发造成了罪孽。你们看，走廊里那个表情严肃的摩尔人就是桑苏埃尼亚的马尔西利奥皇帝。皇帝看见了那个摩尔人的无礼行为，虽然那个摩尔人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心腹，但他还是下令把那个摩尔人抓起来，抽二百鞭，并且把他带到城里那个摩尔人常去的街上去游街示众：

叫喊者在前，
押解者在后。

你们看，那个摩尔人马上就要受到惩罚了，尽管他的罪恶企图并没有得逞。摩尔人不像我们，没有什么‘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孩子，孩子，”唐吉珂德这时候大声说道，“你有话直说，不要拐弯抹角的。想要弄清一件事情，必须有很多的、充足的证据。”

佩德罗师傅也在台里说道：

“孩子，你别说得太离谱，最好是按照那位大人的吩咐去做。你继续讲下去，是怎样就怎样，而不要冷嘲热讽的，否则很容易不攻自破。”

“我一定照办，”那个孩子说，“这个骑着马、身披加斯科尼斗篷的人就是唐盖费罗斯。他的妻子现在也在这里。她对那个胆大妄为的摩尔色鬼的愤恨已经消除，可现在平静多了。她站在塔楼的了望台上同自己的丈夫说话。不过，当时她并没有认出是自己的丈夫来，还以为他是某位过路人呢。她同这位所谓过路人的对话，民谣里是这样说的：

勇士，如果你到法国去，
请去找唐盖费罗斯。

“她的其他话我就不说了，噜嗦常会使人生厌。现在只说唐盖费罗斯拿掉了斗篷，再看梅丽森德拉那高兴的样子，就知道她已经认出了自己的丈夫。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如何从了

望台上下来，打算骑到丈夫的马屁股上的。可是真不巧，她裙子的一角被了望台的铁栏杆挂住了，结果被悬空吊在了了望台上。

“你们再看，仁慈的老天总是在关键时刻解救危难。唐盖费罗斯飞奔而至，他不顾梅丽森德拉贵重的裙子是否会被挂破，马上抓住她，硬把她拽了下来，然后一扭身把她放到马屁股上，让她像男人那样骑在马上，等她坐稳后又叫她从背后搂住自己的腰，以免掉下去，因为梅丽森德拉夫人不习惯以这种方式骑马。你们看，骏马嘶鸣，表示它很高兴驮着勇敢的男主人和美丽的女主人。你们看，他们两个人转身出了城，兴高采烈地踏上了通往巴黎的路途。祝你们一路平安，你们这一对天下无比的真正有情人！祝你们平平安安地回到渴望已久的祖国，一路顺风，畅通无阻！你们的朋友和亲戚正注视着你们，祝你们安度余生！”

此时，佩德罗师傅又提高了嗓门说道：

“说得痛快点儿，孩子，别支支吾吾的，各种形式的矫揉造作都不好。”

讲解员没有答话，只是继续说道：

“总有些游手好闲的人到处乱逛摸。他们看见梅丽森德拉从了望台上跳下来，上了唐盖费罗斯的马，就跑去向马尔西利奥皇帝报告。皇帝立即下令拿起武器追赶，你们看，他们的动作有多快！全城响遍了钟声，所有寺院的钟都敲响了。”

“这就错了，”唐吉诃德说，“在敲钟这个问题上，佩德罗师傅是大错特错了。摩尔人不敲钟，只敲铜鼓，还吹一种类似笛号的六孔竖笛。要说在桑苏埃尼亚敲钟，那简直是弥天大谎。”

佩德罗师傅闻言停止了表演，说道：

“您不要吹毛求疵，唐吉珂德大人，无论什么事都不要过分认真。现在上演的上千部滑稽戏，难道不都是一派胡言吗？虽然是一派胡言，可还是照演不误，不但得到了掌声，而且得到了赞扬，得到了一切。只要能塞满我的钱包，孩子，即使戏里的错误多如牛毛，你也接着往下说。”

“这才是实话。”唐吉珂德说。

那孩子又说道：

“你们看，有多少骑兵出城追赶这对天主教情人啊！无数只喇叭吹响了，无数只竖笛吹响了，无数只铜鼓敲响了。我真怕他们被抓住。假如他们被抓住了，就要被拴在那匹马的尾巴上拖回来，那场面可就惨了。”

唐吉珂德看到这么多摩尔人追赶，又听到这样惊天动地的声音，觉得他应该去帮助那两个正在逃跑的人。于是他站起来，大声说道：

“只要我还在，我绝不允许在我面前对这样一位著名的骑士，对勇敢而又多情的唐盖费罗斯进行污辱！站住，你这无耻的混蛋！不许再追，要不我就要动手了！”

说做就做，唐吉珂德立刻拔出剑，一跃跳到戏台旁，雨点般地急速砍向那些木偶摩尔人，结果有的被打倒了，有的被砍掉了脑袋，有的缺胳膊断腿，有的成了碎片。混乱之中，有一剑猛劈下去，若不是佩德罗师傅及时蹲身躲避，他的脑袋肯定像切面团一样被砍掉了。佩德罗师傅喊道：

“快住手，唐吉珂德大人，您看看，您砍倒、打翻、杀死的摩尔人都不是真人，只是些小泥人呀！我真是自作自受！把我的东西全毁了，我的家产全完了。”

但是，唐吉诃德并没有因此就停止砍杀。他仍双手持剑，连连砍杀，挥剑如雨，不一会儿工夫，戏台就塌了，所有的道具和木偶都变成了碎片。马尔西利奥国王受了重伤，卡洛马尼奥皇帝的脑袋和皇冠分了家。观众大乱，猴子从客店的房顶逃跑了，小伙子吓坏了，那个青年也异常害怕，就桑乔也惊恐不已，事过之后他曾发誓说，他从没见过主人如此愤怒。把戏台全部砸坏之后，唐吉诃德才安静些了。他说道：

“我要让所有那些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的人都来看看，游侠骑士对世界是多么有益。假如没有我在这里，善良的唐盖费罗斯和美丽的梅丽森德拉会怎么样呢？他们绝对会被那些坏蛋追上，遭到不测。总之，游侠骑士道应当比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更永久地存在下去！”

“让骑士道永久地存在下去！”佩德罗师傅这时有气无力地说道，“还不如让我去死吧！我真是倒霉透了，就像唐罗德里戈国王说的：

昨日我是西班牙的主人，
今天我却不能说
我身有分文。

半小时前，或者连半小时的一半时间都不到，我还拥有国王和皇帝，马厩里还有许多马，箱子和口袋里有许多华丽的衣服。可现在，只剩下一堆破烂，我成了个穷光蛋。尤其是我的猴子也没有了，看来要找回来，得费不少劲呢。这都怪这位不分青红皂白的骑士大人。据说他抑强扶弱，做了许多好事，怎么偏偏对我就不那么宽容呢！求高高在上的老天行行

好吧，这位猥獠骑士这回可把我弄得真够猥獠的。”

桑乔听了佩德罗师傅的话不禁动了恻隐之心，说道：

“别伤心，佩德罗师傅，你别叹气，我听了心里难受。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主人唐吉珂德是个虔诚的教徒，十足的基督教徒。如果他意识到他做了错事时，就会向你承认错误，赔偿你的损失，而且条件会优厚得多。”

“假如你的主人能够对他所给我造成的损失赔偿一部分，我就满意了，那么他也可以心安理得。要是谁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又不赔偿，他的灵魂就升不了天。”

“是这样。”唐吉珂德说，“不过，我到现在仍不明白，我和您有什么关系，佩德罗师傅。”

“怎么没关系？”佩德罗师傅说，“这满地乱七八糟的东西，是谁把它们打碎的，弄得遍地都是？难道不是您的不可战胜的有力臂膀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难道是您的吗？难道不是我的吗？我靠什么过日子，难道不是靠这些东西吗？”

“现在我才明白，”唐吉珂德说，“和前几次的情况一样，那些跟我过不去的魔法师先是让这些人物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在我面前出现，然后又改变了它们的模样。诸位正在听我说话的先生们，我老实对你们说，我刚才看到的都是真真实实的，梅丽森德拉就是梅丽森德拉，唐盖费罗斯就是唐盖费罗斯，马尔西利奥就是马尔西利奥，卡洛马尼奥就是卡洛马尼奥，因此我才怒从心头起。我要履行我游侠骑士的义务，我要帮助那两个被追赶的人，正是出于这一番好意，我才做了我刚才做过的事情。要是事与愿违，那并不是我的过错，而是那些跟我过不去的魔法师的过错。不过，既然我有错，尽管并非是我有意铸成，我还是愿意主动受罚。佩德罗师傅，您

看看这些被打坏的木偶一共需要赔多少钱，我一定会用西班牙现行金币赔偿你。”

佩德罗师傅对唐吉诃德鞠了一躬，说道：

“我没想到，曼查英勇的唐吉诃德，穷苦弱者的真正恩人和保护者，竟会有这样空前的仁爱品德。至于这些被打碎的木偶到底值多少钱，就请店主大人和桑乔大哥来做你我之间的公断人吧。”

店主和桑乔同意做公断人。于是，佩德罗师傅从地上拾起了没有脑袋的萨拉戈萨国王马尔西利奥，说道：

“显然，已经不可能把这个国王恢复原样。除非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否则我认为他已经死了，因此，怎么也得赔我四个半雷阿尔。”

“可以。”唐吉诃德说。

“这个已经被从上到下劈开了，”佩德罗师傅又拿起被劈开的卡洛马尼奥皇帝说，“所以，要四个雷阿尔加一个夸尔蒂约并不算多。”

“也不少。”桑乔说。

“不算多，”店主说，“干脆凑个整数，就算五个雷阿尔吧。”

唐吉诃德说：“那就给五个雷阿尔加一个夸尔蒂约吧。损失这么大，我并不在乎这一个夸尔蒂约。快点儿吧，佩德罗师傅，现在该吃晚饭了，我已经有点饿了。”

“这个没了鼻子又少了一只眼的木偶是美女梅丽森德拉。我也不多要，就要两个雷阿尔加十二个马拉维迪。”

“这就有点儿见鬼了，”唐吉诃德说，“由于梅丽森德拉和她的丈夫如果一路顺风，现在至少已进入法国享清福了。我觉得他们的马不是在跑，简直是在飞。所以你也别以次充好，

拿别的木偶来冒充没鼻子的梅丽森德拉。上帝会保佑一切，佩德罗师傅，咱们还是都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吧。您再接着说。”

佩德罗师傅见唐吉珂德又开始犯糊涂，就像刚才那样担心他又赖账，就说道：

“这个也许不是梅丽森德拉，而是她的侍女。那么，您赔我六十个马拉维迪，我就满意了。”

就这样，两人又逐一讨论了其他被损木偶的价钱，再由两个公断人裁决，让双方都满意。赔款总数为四十雷阿尔零三个夸尔蒂约。桑乔付了钱。佩德罗师傅另外又要两个雷阿尔作为找猴子的劳务费。

“给他两个雷阿尔，桑乔，”唐吉珂德说，“不过不是找猴子，而是找消息。如果谁现在能够确切地告诉我，梅丽森德拉夫人和唐盖费罗斯大人已经回到了法国，并且已经与家人团聚，那我就给他二百个雷阿尔作为奖励。”

“无论谁也比不上我的猴子说得更准确，”佩德罗师傅说，“可即使是魔鬼这会儿也找不到它。不过我觉得，无论是由于感情还是由于饥饿，它今天晚上就得回来找我，至于结果如何，只能明天见分晓了。”

戏台风波终于平息，于是大家一起非常客气地吃晚饭，唐吉珂德也显得格外慷慨，支付了晚餐的全部费用。

运送长矛和戟的人天亮之前就走了。天亮以后，小伙子和那个青年人 also 来向唐吉珂德告别，他们一个要回到家乡去，一个要继续赶路。唐吉珂德给了继续赶路的青年人十二个雷阿尔作为资助，佩德罗师傅已经很了解唐吉珂德了，不想再和他纠缠，因此在凌晨太阳出来之前便收拾好自己的那些被

打坏的道具，带着自己的猴子，去寻找自己的运气了。可店主并不了解唐吉诃德，所以对唐吉诃德的疯癫和慷慨感到十分惊奇。桑乔按照主人的吩咐非常大方地付了店钱。八点左右，唐吉诃德和桑乔离开客店上了路。且让他们走吧，我们可以抽空把一些跟这部著名小说有关的情况介绍一下。

第二十七章

佩德罗师傅与猴子的来历，唐吉诃德调解驴叫纠纷，不料事与愿违，自找倒霉

这部著名小说的作者锡德·哈迈德在本章开头写道：“我以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名义发誓……”可是译者说，锡德·哈迈德是摩尔人，却要以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名义发誓，这无非是为了表明，既然他以基督教徒的名义发誓，他说的那些事就都是真实的，或者应该是真实的。所以，他写唐吉诃德的那些事，特别是介绍佩德罗师傅为何许人，那只猴子在那一带村镇以占卦称奇等等，也都是真的了。作者又说，读者也许还记得，在本书的上卷里，唐吉诃德在莫雷纳山释放的那批苦役犯里有个叫希内斯·德帕萨蒙特的，唐吉诃德称之为希内西略·德帕拉皮利亚，后来就是他偷了桑乔的驴。可

是由于印刷者的失误，小说的上卷里忘了说明驴是如何被偷以及何时被偷的，所以很多人把印刷者的责任归咎于作者的疏忽。其实，希内斯是趁桑乔在驴背上打瞌睡的时候把驴偷走的，就像当初萨克里潘特骑在阿尔布拉卡上时，布鲁内略竟从他的腿下把马偷走了一样。后来桑乔把驴找回来了，这在前面已经有所记述。这个希内斯自知罪孽深重，罄竹难书，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决定逃到阿拉贡境内，蒙上左眼，靠演木偶戏过日子。演木偶戏这类事可是他的拿手本领。

后来，他从几个获得自由后从土耳其的柏培尔回来的基督徒手里买了那只猴子，训练它一看到自己的信号就跳到自己肩上，在耳边嘀嘀咕咕，或者像是嘀嘀咕咕。后来，他带着他的戏班子和猴子去某地演出之前，总是先在附近尽可能了解有哪些人，哪些事情，把这些记在脑子里。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首先演出木偶戏。木偶戏有些是历史题材的，有些属于其他内容，但都是大家熟悉的有趣剧目。演完木偶戏后，他就开始显示猴子的本领，向当地人说猴子可以算出过去和现在的事情，只是不能预测将来的事情。每回答一个问题收两个雷阿尔，有时候也视问话人的情况酌情减价。他甚至会到他知道曾出过什么事的家庭去，即使人家不愿意花钱占卦，他也向猴子发出信号，然后说猴子告诉他什么事情，结果当然很符合实际情况。他就这样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人们都很崇拜他。他这个人很机灵，往往能把问题回答得恰如其分。由于从来没人追问过他的猴子是如何占卦的，所以他到处招摇撞骗而饱了私囊。那次，他一进客店就认出了唐吉诃德和桑乔。他很了解他们两人的情况，因此占起卦来很容易让唐吉诃德、桑乔和客店里所有人感到惊奇。不过，正

像前面一章所记述的那样，唐吉诃德挥剑斩掉了马尔西利奥国王的脑袋，并且扫荡了他的骑兵团。如果当时唐吉诃德的手再低一点儿，希内斯付出的代价可就大了。这就是有关佩德罗师傅及其猴子的情况。

再说曼查的唐吉诃德离开客店之后，决定先到埃布罗河沿岸地带，然后再进入萨拉戈萨城。在进行擂台比武之前，他还有的时间四处周游。他怀着这个目的赶路，走了两天，没遇到什么值得记录在纸上的事情。第三天，唐吉诃德登上一个山区，忽然听到一阵鼓号声和火枪的枪声。

起初唐吉诃德还以为是某支军队从那儿经过。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催马往山顶赶去，到了山顶才发现是两百多名武装分子，带着各种武器，长矛呀、弩呀、戟呀、扎枪呀，还有一些火枪和护胸盾牌。唐吉诃德沿着山坡往下走，已经接近了那群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旗帜，而且可以看清旗子的颜色和旗帜上的徽记，特别是能看清其中一面白缎尖角旗上画着一头小驴。那头驴画得十分逼真，它昂着头，张着嘴，舌头伸出，那姿态仿佛在嘶叫。它的周围用大字写着两行字：

两位大市长
驴叫没白学

唐吉诃德根据这面旗子断定准是那个驴叫镇的人。于是他告诉了桑乔那旗子上写的是什麼，还说，告诉他们这件事的人一定是弄错了，因为原来说学驴叫的是两位议员，可是按照旗子上写的，学驴叫的却是两位市长。桑乔答道：

“大人，这倒无关紧要，说不定当时学驴叫的两位议员后来成了市长呢。如果是这样，用这两种称呼都可以。况且，不管是市长学还是议员学，只要他们学过驴叫就行了。无论是市长还是议员，都可以学驴叫。”

最后，唐吉诃德和桑乔明白了，原来是受羞辱的那个镇子的人出来同羞辱他们的那个镇子的人打架。那个镇子的人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他们已经无法再和睦相处了。

唐吉诃德向那些人走去。桑乔见了不无担心，他向来不愿意让唐吉诃德参与这种事情。那群人以为唐吉诃德是跟他们一伙的，就放他进了队伍。唐吉诃德掀起护眼罩，风度翩翩地来到驴旗下。那伙人当中的几个领头人都围过来看他，而且同所有初次见到他的人一样，感到十分惊奇。唐吉诃德见大家都盯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就趁别人还没开口，提高嗓门说道：

“各位大人好，我想对诸位说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让我把话讲完。若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你们，只要你们稍微有所表示，我就会往我的嘴上贴个封条，把舌头缩回去。”

大家都说有话请讲，愿意洗耳恭听。这样，唐吉诃德才继续说道：

“诸位大人，我是个游侠骑士。游侠骑士是个习武行当，他的职责是扶弱济贫。我前几天听说了你们遭遇的不幸，也知道了你们不时同你们的对手发生冲突的原因。关于你们的事情，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按照决斗的规则，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受了侮辱，那就错了。因为一个人不能侮辱全镇的人，除非他不知道是谁背叛了自己，才把对方的人都一起算上。要说这种例子，只有唐迭戈·奥多涅斯·德拉腊。他不知道只

是贝利多·多尔福斯背叛并杀害了国王，所以才侮辱整个萨莫拉的居民，于是全城人都要报仇，都起来反击。当然，唐迭戈大人做得确实有些过分，他所做的已经大大超出了他应该指责的范围。他没有理由侮辱死者，侮辱水，侮辱面包，侮辱那些即将出生的人和其他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可是愤怒一旦爆发，便一发而不可止，难以遏制。但即使这样，个人也不该侮辱整个王国、省、城市、村镇和全体人民。对于这种侮辱，显然也没有必要去报复，因为这还称不上是侮辱。那些年轻人和粗人总爱起外号，如果‘母钟镇’的人总是去和如此称呼他们的人厮杀，还有‘管家男’、‘茄子秧’、‘小鲸鱼’、‘大肥皂’等地的人也都要去拼命，那还得了！如果这些人为了点儿小事就去争斗，打来打去的，那还得了！那可不行！连上帝也不会答应！明智的男人和治理有方的国家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弹上膛，剑出鞘，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和财产。这四种情况就是：第一，保卫自己的天主教信仰；第二，保护自己的生命，这是顺理成章的法则；第三，保护自己的名誉、家庭和财产；第四，在正义战争中为国王效劳。如果可以再加个第五条，或者说附加一条，那就是保卫祖国。除了这五条至关重要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正当合理的情况，也可以拿起武器。可是为一些枝节小事，为一些与其说是侮辱还不如说是开玩笑的小事舞刀弄枪，就显得有些欠考虑了。况且，进行这些并非正义的报复直接违反了我们所信仰的神圣法则。当然，如果是正义行动，那就谈不上是报复了。神圣法则要我们友好对待我们的敌人，热爱讨厌我们的人。这点虽然有点儿难以做到，但这是那些只注重人世而不尊重上帝、只注重肉体而忽略了精神的人所必须遵守的。耶

稣基督是上帝，也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从不说谎，过去和现在都不说谎。作为我们的创世者，他说：‘我的轭是软和的，我的担子是轻的。’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办不到的事。所以诸位大人，你们有义务遵照人类的神圣法则平静下来。”

“我的主人简直是神学家，”桑乔这时说，“否则真是活见鬼啦。就算他不是，也同神学家没什么区别。”

唐吉诃德停下来喘口气。他见大家仍然盯着他不做声，就想继续说下去，似乎并没有察觉桑乔的尖刻言辞。桑乔见唐吉诃德停住了，立刻把话头接过来，说道：

“我的主人曼查的唐吉诃德，曾经叫‘猥獕骑士’，现在叫‘狮子骑士’，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贵族，精通拉丁文和卡斯蒂利亚语；他无论劝导什么事都是一把好手；对于各种决斗规则，他了如指掌。所以他说什么，你们尽管照办就行了，错了算我的。而且，他刚才说了，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别人学驴叫就发火，我对此也同意。我年轻的时候，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没有人管我们，而且我学得惟妙惟肖。只要我一叫，全村所有的驴都跟着叫。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我爹妈的儿子，我爹妈都是很正派的人哩！我这点本领受到我们村几个人的嫉妒，不过我满不在乎。我说的都是真话，不信你们等等，听我叫一下。这种本领就跟游泳一样，一旦学会了，一辈子也忘不了。”

说完桑乔就用手捏着鼻子，开始学起驴叫来。他的叫声非常响亮，使附近所有的山谷都回荡不已。桑乔身旁的一个人以为桑乔是在嘲笑他们，便举起手里的棍子朝桑乔打去，打得桑乔支持不住，倒在地上。

唐吉诃德见桑乔遭打，便提起长矛向打桑乔的那个人冲